

列 寧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

俄譯本序言和

‘致左爾格書信集’

俄譯本序言



列 寧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

俄譯本序言和

‘致左爾格書信集’

俄譯本序言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53

列 寧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和‘致左爾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觀音寺)

1—25,000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В. И. Ленин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русскому переводу
Писем К. Маркса к Л. Кугельману.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русскому переводу книги:

«Письма И. Ф. Беккера, И. Дитгена, Ф.
Энгельса, К. Маркса и др. к Ф. А. Зорге и др.»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
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中的「馬克思致庫格曼
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和「伯克爾、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
等人致左爾格等人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兩文排印的。

目 錄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一
伯克爾、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人致左爾格等人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一五
簡要註釋·····	四二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現在我們把德國社會民主黨週刊新時代上發表的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全部彙集起來印成單行本發行，是想使俄國讀者大眾能更切近地認識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通信中間，關於他自己私人的事情講得很多，原是理所當然的。這對於一個寫傳記的人是異常寶貴的材料。但對於一般讀者大眾，特別是對於俄國工人階級說來，這些書信內含有理論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們這裏現今所處的革命時代，特別必須細心研究那些表明馬克思直接響應工人運動和全世界政治所有一切問題的材料。新時代編輯部說得完全對：「認識那些在大變革時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底面貌，就能提高我們自己的意識」。俄國社會主義者在一九〇七年時期，更是加倍需要有這種認識，因為他們從這種認識中間可以得到許多極寶貴的指示，藉以認識他們在本國所經歷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務。俄國現在正是處於「大變革」的時代。馬克思

在頗爲洶湧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所持的政策，往往是社會民主黨人決定其在現今俄國革命中的政策時所應該直接效法的模範。

因此，我們現在只把馬克思書信中理論上特別重要的地方簡略指出一下，同時却要把他代表無產階級所採取的那種革命政策加以較爲詳細的分析。

從周密和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於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寫的一封信（見第四二及往下各頁）。馬克思在這裏用反駁庸俗經濟學家的語氣，把自己對於所謂「勞動」價值論的見解作了一個異常確切的說明。這裏馬克思正是把較爲缺乏準備的資本論讀者往往自然要發生，亦即庸俗的「大學教授」「資產階級」「科學」人物特別熱心利用的那些反對馬克思價值論的意見，作了一個簡單扼要，異常明顯的解剖。這裏馬克思指明他究竟會怎樣說明，以及究竟應當怎樣說明價值法則。他用駁斥最通常反對意見的方式教人認識他自己所運用的方法。他闡明了價值論這樣一個（似乎是）純粹抽象理論問題和那些要求「永遠鞏固糊塗觀念」的「統治階級利益」間的聯系。我們希望，每個開始研究馬克思著作和閱讀資本論的人，在鑽研資本論最初而且最難懂的那幾章的時候，把我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再三閱讀一下。

書信中另外一些理論上特別重要的地方，就是馬克思對於各個作家的評論。當你讀到馬克思這些寫得非常生動，充滿熱情，表明他對一切重大思潮都異常注意考察分析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在親耳諦聽這位天才思想家講話一樣。除了那些順便論到狄慈根的評語而外，特別值得讀者注意的是他對蒲魯東派的評論（見第一七頁）。這裏真是把那些在社會運動高漲時期投入「到無產階級中」去，但不能領會工人階級觀點，不能刻苦認真在無產階級組織「行伍中間」進行工作的資產階級「出色」知識青年，概括描繪得唯妙唯肖了。

例如拿對於杜林的評論（見第三五頁）來說吧。這個評論好像是預示了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在九年以後所寫的有名的反杜林論一書底內容。這本書有茨德爾巴烏姆譯成的俄文本，可惜這個譯本有譯錯的地方，不僅有許多遺漏，而且簡直要不得。這裏還有對於秋連的一段評論，其中也牽涉到李嘉圖底地租論。馬克思還在當時，即還在一八六八年的時候，就堅決駁斥了「李嘉圖底錯誤」，而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中則已把這些錯誤徹底駁倒了，但這些錯誤至今還被那些修正主義者——從我國絕頂資產階級的，甚至「黑幫派的」布爾加科夫先生起，至「幾乎是正統派的」馬斯洛夫止——

重複着。

對於畢希奈爾的評論也非常值得注意，其中給了庸俗唯物主義以及從蘭格（他的作品是「大學教授派」資產階級哲學通常援引的！）那裏抄來的「膚淺的空談」一個估計（見第四八頁）。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馬克思底革命政策。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居然盛行着一種對馬克思主義所持的市儈性的觀念，以為革命時期及其特別的鬥爭方式和無產階級底特殊任務，幾乎是反常的現象，而認為「憲制」和「極端反對派態度」是正常的現象。現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沒有像俄國所發生的這樣深刻的革命危機，同時無論那一個國家也沒有對革命持這樣一種懷疑和庸俗態度的「馬克思主義者」（鄙棄和俗化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這裏的人總是從革命內容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一事實中作出簡陋的結論，說資產階級是革命底推動力，說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所負的是輔助而非獨立的任務，說無產階級不能領導這個革命！

馬克思在他致庫格曼的信中，是怎樣明顯地揭破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所持的這種簡易見解呀！就拿他於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所寫的一封信來說吧。馬克思當時已經完成了

他的那部主要著作。他對於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還在他寫這封信十四年以前就已給了一個徹底的估計。他在一八四八年發生的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很快就會到來的那些社會主義幻想，早在一八五〇年間就由他自己推翻了。他於一八六六年間開始看見有新的政治危機生長起來的時候就寫道：

「我們的庸人（指德國自由資產者而言）到底懂不懂得，若不發生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皇朝的革命，那末結果又會要弄到三十年戰爭那樣的地步呢」……（見第一三至一四頁）。

這裏絲毫也沒有幻想當前革命（這次革命是從上面發生，而不是像馬克思所期待的那樣從下層發生）會把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剷除。這裏十分明白確切地指明，這個革命只會剷除普奧兩邦君主制度。同時他又是怎樣相信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啊！這位無產階級戰士了解到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社會主義運動進展有偉大意義的時候又是充滿着怎樣強烈的革命熱忱呀！

經過三年以後，即在拿破崙帝國崩潰前夜，馬克思指出當時法國發生着「饒有趣味的」社會運動，而簡直歡喜欲狂地說道，「巴黎人又在潛心研究他們不久前的革命歷史」。

經驗，藉以準備去作當前新的革命鬥爭了」。馬克思描寫了這樣研究已往歷史時揭示出來的階級鬥爭的事實以後，就作出結論說（見第五六頁）：「神通廣大的歷史鍋爐全部沸騰起來了！我們那裏（德國）什麼時候才會達到這個地步呢！」

這才是俄國患着懷疑主義衰弱症，學究主義盲目病，愛講懺悔話，不能接受革命苦楚，夢想埋葬革命如過盛大節日，渴望用憲制玩意代替革命的那些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向馬克思學習學習的地方。他們萬分需要向無產階級底這位理論家和領袖學習學習深信革命的精神，學習號召工人階級去徹底堅持其所負直接革命任務的本領，學習決不因革命暫遭挫折而灰心喪氣的那種堅忍不拔精神。

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迂儒以為這全是道義空談，浪漫習氣和缺乏現實主義精神！不，先生們，這是革命理論和革命政策的結合，馬克思主義不把這兩種東西結合起來，就會變成布連坦諾主義，司徒盧威主義，桑巴德主義。馬克思學說把階級鬥爭底理論和實踐結合成爲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因此，誰把冷靜觀察客觀情勢的理論曲解爲辯護現狀，以至於急想利用每次革命暫時低落去遷就現狀，趕快拋棄「革命幻想」而去進行「現實主義的」小氣事情，那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就是在那些彷彿最平靜的，如他所形容的「富有田園風味的」，或（如新時代雜誌編者所說的）「極沉悶的」時期，也能够覺察到革命將臨的氣息，而把無產階級提到了解其所負先進革命任務的高度。我們俄國那些用庸俗態度簡化馬克思學說的知識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時期向無產階級傳授一種消極主義，「隨波逐流」，暗中幫助時髦自由主義黨內最不穩定分子的政策！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中最出色的一段，就是他對公社的估計。拿這種估計來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右翼所用的手段對照一下，是很有益處的。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件以後，用毫無氣節的口吻叫喊過：「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而這個普列漢諾夫却居然自比於馬克思，說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曾設法阻止革命哩。

對的，馬克思也曾設法阻止這次革命。但請看看，普列漢諾夫所作的這種比擬，該是表明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相差得多遠呵。

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的時候，即在俄國革命浪潮達到頂點一個月以前的時候，不但沒有堅決警告過無產階級，反而公開說必須學會運用武器並實行武裝起來。而經過一個月以後，當鬥爭已經爆發過了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却又毫不分析這次鬥爭底

意義，這次鬥爭在事變總進程中的作用，這次鬥爭與先前鬥爭形式的聯系，便馬上扮作悔過的知識分子說道：「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馬克思已在有名的國際宣言中直接警告過法國工人，說實行起義就會是一種狂妄舉動。他事前揭露了妄以爲可能有與一七九二年相同的運動發生的民族主義妄想。他不是事後，而是好幾個月以前就說過「不需要動用武器」。

當他自己在九月間認爲毫無希望的這件事情已於一八七一年三月開始實現起來的時候，他又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馬克思是否利用這一點（好像普列漢諾夫利用十二月事變那樣）來專門「傷害」過自己的敵人，即那些領導了公社的蒲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呢？他是否好像一位女學教師那樣咕噥着什麼「我會經講過，我會經警告過你們，而現在你們看，你們用這種浪漫舉動，用你們這種革命幻想弄出怎樣的亂子來了呀」呢？他是否也像普列漢諾夫用自滿自足的庸人態度教訓十二月起義的戰士那樣，用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一說法來訓誡過公社社員呢？

不。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給庫格曼寫了一封表示歡欣的信，——我們希

望每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每個俄國識字工人把這封信當作座右銘。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義叫做狂妄舉動，而他在一八七一年四月看見廣大民衆運動興起時，却又以親身參加偉大事變，親身參加這表明全世界歷史上革命運動一大進步的事變者的態度，來對這個運動表示莫大的注意。

這——他當時說——是要打破官僚軍事機器的嘗試，而不是簡簡單單把它從一手轉交到另一手。他極端讚美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所領導的巴黎「英雄」工人。「你看這些巴黎人，——他當時寫道，——顯出了多大的靈活性，多大的歷史首創精神，多大的自我犧牲的本事啊！」（見第八八頁）……「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英勇奮鬥的實例」。

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羣衆底歷史首創精神。要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向馬克思領教來估計俄國工農羣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二月所表現的歷史首創精神，那就很好了！

早在事變半年前就預察到事變必遭失敗的一位極深刻思想家崇拜羣衆歷史首創精神的態度，與所謂「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一毫無生氣毫無心肝的迂腐說法相比，豈不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麼？

馬克思當時雖被迫亡命倫敦，但他却本着他那種熱烈精神感應這一羣衆鬥爭，同時他就以這一鬥爭參加者資格來批評那些「發狂般勇敢的」，「決意實行衝天」的巴黎人所採取的直接步驟。

現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那些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大罵什麼革命浪漫舉動的「現實主義」聰明才子們，在當時該會怎樣譏笑馬克思啊！他們看見這位唯物主義者、經濟學家和空想之敵崇拜衝天「嘗試」的時候，該會怎樣加以嘲笑啊！那些囊中人「該會用怎樣表示鄙薄或傷感的神情來評論什麼暴動傾向和空想主義等等，來評論這樣估計衝天運動的言論啊！

但馬克思絲毫沒有像怪聰明的小魚「那樣害怕討論革命鬥爭高級形式底技術問題，他正是討論到起義底技術問題。是防守，還是進攻呢？——他當時好像是看見軍事行動在倫敦附近發生似的寫道。於是他自己解答說：一定要實行進攻，「本來是需要立刻向凡爾賽實行進攻的」……

這是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即是在大流血的五月幾星期以前寫的哩……

當起義羣衆已開始了「狂妄」（此語是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說的）衝天舉動的時候，

「本來是需要立刻向凡爾賽實行進攻的」。

當羣衆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必須用武力抵抗敵人初次企圖奪去已經爭得的自由的時
候，「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是啊，普列漢諾夫自比於馬克思，是不爲無因的呀！

「第二個錯誤」，——馬克思繼續批評技術錯誤時寫道，——就是「中央委員會」
（請注意，這是軍事指揮機關，即指國民近衛軍中央而言）「把自己的職權卸得太早
了……」

馬克思知道應如何警告首領們不要實行過早的起義。但他對於實行衝天的無產階級
却是用實際忠告人的資格，用羣衆鬥爭參加者的態度來看待，因為這些羣衆不顧布朗基
和蒲魯東兩人底荒謬理論和錯誤，終究把全部運動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不管怎樣，——他當時寫道，——巴黎起義，即令它會被舊社會中的豺狼、瘟豬
和下賤走狗們鎮壓下去，也還是我黨從六月起義以來最光榮的功業」。

馬克思沒有向無產階級隱諱公社所犯的任何一種錯誤，他爲這一功業所寫的一部著
作，至今都是「衝天」鬥爭中最好的指南，同時也是自由派和急進派的「瘟豬」最害怕

的草人。

普列漢諾夫爲十二月事變所寫的一部「著作」，却幾乎成了立憲民主黨人底聖經。

是啊，普列漢諾夫自比於馬克思，是不爲無因的呀！

庫格曼當時寫給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了一種懷疑意見，認爲事情完全無望，說必須採取現實主義態度而不要採取浪漫主義態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義去與巴黎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和平示威比較了的。

馬克思立刻（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就給了庫格曼一個嚴厲的駁覆。

「如果——他寫道——鬥爭只是在有極順利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着手舉行，那末創造世界歷史的事情當然就會是件很方便的事情了。」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義叫做狂妄舉動。但當羣衆已經起義了的時候，馬克思就願意同他們一起行進，同他們一起在鬥爭進程中學習，而不是向他們作奉行公事式的訓誡。他懂得，誰想事先十分確切計算到勝利機會，誰就是有意欺騙，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藥。他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英勇果敢和積極創造世界歷史的行動。馬克思觀察這個歷史，是從實行創造歷史，但無法事先準確無誤地計算到勝利機會的那些人們底觀點出